本行啟事

本行已經合營結束，改為工業部領口採運所，專營收買兵工原料，凡以前與本行來往之賬目及手續，務於四月份以前，就來結清為盼，恕不另函。

□口新華商行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第一四二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收購牙刷原料啟事

本部爲提倡土產抵制外貨，擬自造牙刷，特委託臨汾新華商行、臨汾縣同昌、興隆同豐號各商店收購：白馬尾每兩五千元，牛鬃骨每付（四支）五千元，駱駝骨每付（四支）七千五百元，舊牙刷把每個一百五十元。當面秤貨付款，零整出售均表歡迎。

晉綏軍區後勤部

晉南我軍奮勇主動反擊

連克五城殲敵五千五

絳州、河津、翼城、稷山、浮山、禹門口全告解放，襲入運城機場燬敵轟炸機三架

【新華社太岳前線九、十兩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陳賡將軍所部，在「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奮勇主動反擊，於四日至八日內連克五座縣城，殲敵五千五百餘人。首先於四日下午五時開始，分別向翼城、侯馬、絳城等地出擊，經兩晝夜戰鬥，首戰攻下了翼城及臺岳鎮敵據點。繼即以風掃落葉之勢，克復侯馬、曲村等據點及鐵路線上之翼城、高顯、隘口與絳縣之南焦、大交兩鎮，消滅廿七旅及十七旅四十九團各一部，俘安五團全部，生俘二十七旅副旅長王樹忱、保五團團長張玄德、翼城及長子縣長以下三千八百人，斃傷五百餘人。我軍當即擴大戰果，沿絳州（新絳）、稷山、河津及榮河咽喉之禹門口挺進；另一部進逼浮山、汾城，勢如破竹，首於七日黃昏五時，在三小時內以極少代價，攻克晉南重要工業城市絳州城（即新絳城），俘虜七百餘人，我僅輕傷兩人、陣亡兩人。我軍入城後，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城內居民歡呼，如「天兵」到來，商店當天下午照常營業。八日八時，又以四小時攻克稷山縣城，守敵全部被殲，俘保安團長以下五百餘人。大軍繼續挺進，河津城及黃河渡口禹門口之守敵聞風而逃，兩地即告光復。進逼浮山之一路，八日逼近城郊時，向來援之敵即棄城逃去，浮山城亦告光復。至此，我軍已收復地二千四百平方公里，控制鐵路線史村以南至東鎮以北一段約一百五十里，及曲沃—高顯—臨汾—浮山等段鐵公路線多處。此外，另一路我軍爲配合北線作戰，於四日夜突然襲入運城飛機場，將敵停有之三架美式轟炸機燒毀，其他戰果甚多，正清查中。

晉中我軍 收復古交殲敵八百餘

（本報訊）軍息：我軍於五日四時向盤踞麻坪嶺、羊圈時（陽曲城西）之閻軍反擊，將閻軍工兵第四團全部殲滅，隨即向古交鎮（麻坪嶺北）推進。六日晨六時收復古交，守敵工兵二團兩個連被殲。此役共斃傷俘閻軍工兵四團團長劉遠湖以下官兵六百一十八名，繳步兵砲七門、小砲二十門、輕機槍二十八挺、步馬槍三百餘枝。

汾陽游擊隊民兵 痛擊進犯閻頑軍

（新華社呂梁十一日電）汾陽邊緣區民兵不斷伏擊出擾閻軍。上月十四日晚駐協和營據點之閻軍三十餘名，突然到南垣底搶劫，當閻軍竄擾村時，遭我預伏於村中之民兵用步槍手榴彈迎頭痛擊，斃傷不住，掉頭就竄，爭搶村門，「轟」的一聲，地雷炸傷了閻軍三名，炸死二名。十八日協和營敵人一個營復犯我相子垣村，我民兵及游擊隊，即奮起狙擊，斃傷閻軍十三名，敵於倉惶逃竄中，又踏響我民兵之地雷，閻部四區自衛隊長兩腿被炸傷一條腿。（若甫）

西北戰場

胡軍主力倉惶回竄 我軍正猛烈追擊中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竄犯陝甘寧解放區之胡宗南軍主力九個旅，五日起倉惶向南逃竄。胡軍三日竄抵瓦窰堡後，四日竄至瓦市東北之王家灣，五日留小部於瓦市，其主力即回頭南竄。六日，我軍一部襲擊之於永坪附近，斃傷敵人六百，俘其營長以下一百餘名。現胡軍主力正繼續向延安回竄，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我軍正猛烈追擊中。新華社記者稱：胡軍竄犯陝甘寧解放區，自上月十三日以來，未及一月。竄犯之初，其勢洶洶，揚言要捕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首腦機關及殲滅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竄到延安一次撲空，竄到安塞二次撲空，竄到延長、延川、清澗三次撲空，竄到瓦窰堡、永坪之間四次撲空。我人民解放軍於延安以南的自衛戰中，殲敵五千；在延安東北七十里之青化砭戰中，殲敵四千，俘胡軍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於蟠龍中地區殲敵新一旅及第二十師各一個營；此次又在永坪等擊獲勝；以上共計殲敵萬餘。胡軍竄入邊區之後，疲於奔命，無休息，損失困難，逃亡及掉隊落伍者，迅速增多，士氣頹喪下降。加以解放區人民堅壁清野，封鎖消息，民兵游擊戰爭，胡軍像瞎子一樣，到處碰到敵人，但又不知我軍究在何方。集中前進，則到處撲空；分散守備，則被逐一殲滅。這些不可克服的困難，已使胡軍處於必敗的危險境地，這就是胡軍產生恐慌倉惶回竄的原因。現在胡軍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中，人民解放軍必將取得繼續不斷的勝利。

嵐縣五區區公所 五百馱糞送給羣衆

（嵐縣訊）五區區公所，將自己生產下的五百多馱牛羊糞、二千七百斤□草、開荒中的網架等等，全部送給貧苦群衆，解決群衆生產困難。經群衆民主討論，分給五戶貧苦抗屬、七戶貧苦農民和十一戶復員軍人。（李崇德、范照寰）

二中學員余莊幹部揭發

奸霸張永成父子殺人案 寧武縣政府處理錯誤

（本報訊）在二中學習之寧武余莊村幹部，因對寧武縣政府對該村奸霸張永成及其子張喜娃之殺人案，處理錯誤，提出意見，並要求立即將兇犯張永成父子重新審判。該村奸霸張永成父子，日寇侵佔期間，勾結敵人，殘殺群衆；四五年十月更向進行清算鬥爭的群衆，實行報復，殘死我民兵副中隊長師二娃等二人，刺傷婦女一人，但縣府未予嚴厲懲處，反而對兇犯施以「寬大」。當群衆爲復仇，竟錯誤的對兇犯張永成二次暗殺陰謀，自行將兇犯張永成處死後，縣府又以「法令影響」將該村民兵分隊長等三人無故拘押，至今仍未釋放。現將該案經過，報導如下：

奸霸行兇經過

三九年，日寇在余莊安下據點，該村惡霸張永成勾結日寇，令其子張喜娃當了偽村長，給敵人要糧要款，敲詐群衆，逼死孫子濟黃小子的父親，霸佔土地，並以放高利貸剝削人。四五年我軍逼退余莊敵人，張喜娃隨敵逃走，八月日寇投降，張無路可走，始逃回本村。群衆清算後，張永成父子不知改悔，反更加仇恨群衆。張喜娃到寧武城加入閻頑之「復仇隊」以圖報復，他父親張永成在村內呼應，以後張喜娃時常偷偷回村探聽村方情況，供我準備，張永成即對其子張喜娃說：「你偷偷打探情況解決不了問題，你要是我的兒，就給我把師二娃（民兵副中隊長）、師二隊（民兵）二人給消滅（收拾）他殺了！」後來張喜娃便準備了一口雪亮的刀，準備進行暗殺。四五年十月的一天夜裏，張喜娃從寧武城裏回來，首先打發全家潛逃至寧武城，張永成臨走時對張喜娃喝叫：「一定把二娃、二隊殺死！」張喜娃見全家已逃走，便拿上刀到師二隊家把師二隊殺死，接着又到師二娃家把二娃砍死，師二娃婆姨以火柱抵抗，也被他在脊背上砍了一刀，張喜娃殺人後，急忙逃去。

縣府未嚴懲兇手 反扣押復仇群衆

去年寧武解放，群衆即向縣府告發，要求將兇犯張喜娃（已隨敵逃走）、張永成捕押，但縣府未接受群衆意見，嚴辦該兇犯，而錯誤的執行寬大政策，押往公安局做工，三個月後，便釋放回村，縣公安局長並親自給該區區長寫信，讓村上「幫助」，並「解決其土地問題」。張永成持信回村後，仍氣勢兇兇，對其姪兒說：「八路軍現在是講寬大，我殺了兩個人，才坐了三個月禁閉，再殺上兩個我再坐三個月，就又回來啦。」當時，因該村民兵已注意他的行動，這些話全給民兵聽去，群衆憤恨，於是把奸霸打死。事後，村公所即呈報縣政府，縣政府當「照顧法令影響」，把這些復仇群衆，結果民兵分隊長張二娃等三人，自動出頭到縣政府，縣政府未詳細盤問，研究其真實原因，就把他們押到公安局，至今仍未釋放，縣府錯誤處，群衆甚感不滿。（祭賢波）

五寨擴幹會檢討土地工作

農民土地要求未滿足

封建地主依然行兇霸道欺壓群衆

（本報訊）五寨擴幹會，總結了去冬今春的全縣土地改革，計全縣共分散了地主及公廟地二萬餘垧，有二千七百五十八戶貧、僱、中農得到了土地，但離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尚遠。如大辛莊在土地改革前，單從土地的數量上來看，地主每人平均四十八垧，富農每人平均八垧，中農每人平均五垧，貧農每人平均二垧。土地改革後，富農每人平均七垧，中農每人平均五垧，貧農每人平均四垧，而地主每人尚平均六垧半。東秀莊十二戶地主，祇分散了一戶的土地。其餘十一戶根本未動，因而使農民沒有得到足夠的土地。更其嚴重的是：地主所保留的地，多是上好水坪地，產量在二、三石以上，而農民分到的土地多是壞地，普遍只有一石左右的產量。全縣發動群衆進行過土地改革的三十一個行政村中，絕大部份的村莊，沒有眞正發動起群衆來。頂好的村子如小寨村，政權雖然掌握在群衆手中，但地主階級的威風，仍沒有徹底打垮。地主議三揹會被群衆清算過，但是該村幹部與群衆見了他，都是戰戰兢兢，開口叫先生長，閉口叫先生短。次一等的村子，地主利用親族關係，暗中背後操縱村政權。如綏家塆地主搭保明，利用了他當村主任的親族，隱瞞了土地九十垧。大個會地主賀亮，收買了村長周永恩後（親戚），在村裏依然行兇霸道，甚至拿武器要往死打群衆。最壞的村子，村政權被地主用公開掌握，如老區東秀莊，地主石宣璽、李仁則、張德貴等，從四零年一直到現在，均任行政村抗聯主任等職，處處壓迫群衆，張德貴曾逼死貧農石拴老漢；石宣業貪污合作社股金紅利二百塊白洋、一萬多農幣。去冬土地改革中，不但未發動群衆進行清算，還給李証明等一地主分配了土地。第二次擴幹會決定，目前首先要佈洗公開或隱蔽的操縱村政權的惡霸地主，政權必須掌握在勞動人民手裏。廣泛展開群衆的回憶訴苦運動，提高群衆的階級覺悟，向地主階級進行扯破臉的鬥爭，達到眞正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流）

保德擴幹會檢查

土地改革不徹底的原因

（本報訊）據保德縣擴幹會檢查，該縣土地改革極不徹底，離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相差很遠。全縣三百五十餘村，其中除工作較好的三十二村外，森白村等六十八個（三、五戶小村未統計在內），問題很多的村子五十個左右，其餘均爲一般性的村莊。全縣至今鄉有一萬三千多垧土地分給農民，但因未深入發動群衆向地主惡霸進行撕破臉門爭，主要是採取了「獻地」方式，因而分散的土地多是壞地，有的農民拒絕接受。地主惡霸不但擁有大量好地，還有很多根本未動。主要原因：（一）由於不少政權及各類組織中地主、舊富農及地痞流氓份子混入，破壞與抗拒土地改革，並在幹部中散播濃厚的與地主妥協的思想。從三八年到現在，縣區退職幹部一百八十人中，地主富農流氓地痞出身者，佔一半以上；現任幹部中，此類成份仍爲數不少，如擴幹會後清算的韓振基、祖茂森等即是。有的幹部完全在地主掌握中；如二區山個村幹部李應科，一切聽從於該村地主李正箱。三區南河溝群衆要清算地主張富車，縣長高金科不但不積極贊助，反而去信讓村幹部加以阻止，結果張富車只退出了五十垧壞地。

（二）幹部自私自利，脫離群衆。三區柳溝分配土地後，幹部民兵每口平均佔地二十三畝七，群衆平均有地十二畝九，抗屬只有地十一畝七。群衆反映「紗帽底下沒窮人！」幹部吞食鬥爭果實的行爲，普遍存在於縣區村各級幹部中。還有一種嚴重現象：縣級幾個負責幹部，家庭所在的村莊，區村幹部都不敢前去工作。縣長高金科的弟弟高仲科，從本村（擂堖）調到東關工作後，高金科寫信給家中，詢問仲科走後村幹部對他家的態度，行政村幹部驚到他們家裏，幹部嚇住了，誰也不敢去崖席村。

（三）領導上官僚主義。縣級某領導者，絕大部份時間只是坐在機關裏處理工作和聽幹部彙報。群衆稱南河溝幹部張鑑璽是「封建富農的一條腿」，縣上知道也不處理。區上也是這樣，二區新寨村距區公所一、二里路，區上沒人去，附近情況不了解。三區柳下溝幹部要賄，別人計給，[illegible]李[illegible]。由於土地改革[illegible]領導經驗[illegible]，[illegible]檢討[illegible]，同志們作了批評反省。在[illegible]清算、[illegible]變質幹部[illegible]，到會幹部[illegible]，均得到了啓發，[illegible]心深入群衆，改正過去的錯誤。（戊）

上安村在工作團領導下

揭破地主「獻地」陰謀

重新發動群衆清算勝利

（離石訊）四區上安村揭破地主「獻地」陰謀，重新發動群衆清算。去年七月間，區村幹部，被地主「獻」出一部份壞地而騙住，土地改革未徹底進行，貧僱農土地要求未滿足。逃亡地主吳永德家中只留三人，有水坪地五十八畝、山地一百四十多畝（門外還有山坪水地一百多畝），去年清算只拿出水坪地十二畝、山地四十畝。地主吳樹賢、吳樹貴等五人爲了保好地，「獻」山坪水地五十六畝、山地八十一畝（都是壞地）。這次在工作團領導下，向地主惡霸吳永德、吳樹貴等進行了清算。吳永德等七人，民國二十五年，在支應局向群衆要了米麥三十多石，夜黯一千斤，結果只支出了六石多，其餘全部貪污。吳樹楨、吳金生訴苦說：「吳樹貴貪了污，把米撒在大道上，說我們偷了，給送到區公所，關了幾天，我們因爲沒盤費，只得賣了來換。」訴苦後，共清算出水地一百二十二畝半、坪地八十一畝、山地二百二十五畝、窯房與其等。六十三戶貧苦抗屬及無地缺地農民，都有了地種和房子住。（開定五）

崞縣馬圈村群衆

借到貸糧朋夥淤地

（新華社晉綏九日電）崞縣五區馬圈村農民得到貸糧後，生產情緒高漲，自動組織淤地，解決缺地困難。該村只有地二千四百零七畝，大部份是山地。按全村八百二十一口人來平均，每人不足三畝。加上閻頑八九年勒索，全村大部群衆無心生產。今年土地改革，從僅有的兩戶小地主清算出六七十餘土地，分配給三十戶赤貧農民，可是缺地戶仍然很多。這次政府撥了貸糧十二石，貸給該村十六戶最貧苦的抗烈屬和貧苦農民，多者得一石五、六斗，少者也得五、六斗。他們得到貸糧後，高興說：「咱們有了貸糧食不用打問口愁了，抽空修地來解決沒地的困難吧！」於是以這十六戶爲中心，團結了八十二個勞動力。於三月二十六日動工，修築一條三里長、一丈寬、五尺高的大壩，能淤地一千多畝，計劃在四月底完成一半。由於群衆的情緒高，老漢小孩也參加，四天後即增至一百六十個勞動力，加上駐軍幫助，工程當可早日完成。群衆高興說：「這工完成，咱村的地可不缺了。」得到貸糧戶也說：「這十二石糧就是翻身的根源。」（張補樹）

給貧苦抗屬

貸款又代耕

—保德楊家灣—

（保德訊）二區楊家灣自然村，給八戶抗烈屬，貸到四石三斗糧、八斤棉花，和政府撥發的優待米一百五十斤，他們春耕中的口袋、籽種困難，大體解決了。農會又專門研究了代耕辦法，對於四戶勞力不足和三戶無勞動力的抗屬，讓他們自報需要代耕的土地數目，集人討論後，決定採用固定代耕制。劉五戶沒牲畜馱炭馱水的抗烈屬，討論下半年，供給他們七十五馱炭，幫助擔水及餉分開人負責。如烈屬高老太太，只她一個人，日常生活困難多，現決定其鄰居卓全年給担水，免除村裏的一般抗勤，她的炭由全村供給，一年二十四馱。另外，由反貪污退款內，給她買了一定大布，會後，她換了衣。民兵中隊長李占全同志，領導民兵又專門討論了代耕工作，民兵們，在三天中給抗屬楊文慎等家，担了廿四担糞，種了一畝三分水地，抗屬們都很感謝。（郭文越）

× × ×

小學工作中的階級路綫

興縣教員座談

並決定「六六」節前大檢查

（興縣訊）縣府教育科，最近會召集十多個小學教員，座談小學工作中的階級路綫問題。發現過去的教育工作，沒有將精力放在教育培養貧苦農民子弟身上。從現有學生的成份看，地主富農子弟很多，貧苦群衆子弟很少。這種現象在完小表現得最嚴重：如一完小高年級學生，絕大部份是地主富農子女。許多貧苦子女被關在校門以外，如興市西關三十多個失學兒童中，大都是貧苦子女。在教員思想上認爲：「都是學生，都是兒童，誰讓窮苦人家子女「落後」，「不願」上學，不管他算了」。完小評判學生的好壞時，主要看學習生活的表現，沒有從階級品質上看，對衣服破爛的貧苦子女缺乏同情心，使貧苦子女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感到自己不如別人，對學校生活發生厭倦，時常曠課（當然也有別的原因）。教員中有些人竟認爲：「看不起貧苦學生，把地主富農的兒子，認爲是好學生。」在教學內容、方式方法上，同樣缺乏階級路綫。一種是：根本不要階級教育，不敢向學生發揮地主階級的罪惡，認爲兒童淺「思想」，不用進行思想教育。一種是：只講大道理，沒有聯繫學生的切身問題。一完小校長黃文若檢討自己：「過去進行階級教育是純一般講的，不敢向學生講，沒有認識到學生中有地主階級的剝削思想，要教育改造。」因此，學生思想，沒有得到應有提高和改造。有些地主成份的學生，口頭上很「革命」，但說到他父親哥哥被清算，土地分散，就感到不痛快。一完小有的學生，甚至不承認地主剝削人。五完小八個亂黨生到工廠學技工，不能吃苦，時常想地位，要求回來。會上大家檢討出這些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工作幹部的階級觀點不明確，對新教育方針領會不夠，同時對教員本身也缺乏階級教育。會上研究了今後的具體做法：根據行署指示，決定實行全縣大檢查。一方面檢查教員工作、思想上的階級觀點，一方面從幹部群衆中深入調查研究現有學生階級成份，調查學校駐村失學兒童情況，以幫助貧苦子女入學和給以學習機會。同時檢查教育效果和發動學生檢查自己的思想。在教育內容上，加強以基本群衆子女爲主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啓發其階級覺悟，對地主富農子弟，應通過人民鍛鍊的思想教育和勞動生活的實際鍛鍊，來打消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同時教員學生參加土地改革鬥爭，到實際中向群衆學習。這一檢查，從「四四」到「六六」兩月中完成。（庭明玉）

讀者來信

對貸糧太不負責任

交城貿易局、辦事處商店

編輯同志：

分配到交城八區各村的貸糧（米），因爲負責機關太不負責，使好幾個村子爲領米浪費了不少人力畜力。分區對岸公利泉（南屏）撥付牛家溝貸糧三千一百斤，他們就在北社買下了，叫到北社去取，不想派了三十三個牲口（帶三十三個人）去，北社幹部也不知底細，只好往返空走了三天。交城貿易局撥付給行政村貸糧一千七百八十七斤，指定到雙龍鎮取，該村派去二十個牲口（帶二十人），誰知道倉存米被保管人借用，而貿易局事先沒有通知，因而只馱了七百八十五斤，其餘人牲口空跑回來。又撥給馬家溝行政村八百餘斤，該村派八個牲口去馱，只馱回三百斤，其餘毛驢又撥到樹子村（距雙龍十二里）一個、榆林村（距雙龍三十里）五頭，能不能馱上，還不保險；即使馱上，也多繞了兩天的路程。以上事實，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對貸款不負責任，不愛惜民力，來回推諉。八區同志，現已根據這一經驗，深入到其他領米的村庄進行準備；一面又派人到貿易局、公利泉交涉。希望該兩單位負責人員，確正的檢查一下，爲什麼對群衆利益這樣漠不關心，一點責任也不負。

璟五

營立村幹部討論

給貧苦抗烈屬包耕

（交城訊）營立行政村幹部會提出今年一定不讓抗烈屬荒地。該行政村共有抗烈屬三十九戶，其中十戶缺乏人力畜力，九十四垧地無法耕種，決定以包銀代耕辦法解決，民主評定分量，代耕人畜力按全行政村統一分担。並由各自然村幹部負責，派專人幫助解決抗烈屬家中柴水困難。（楊玉銘、馬有餘）

補正

昨天的讀者來信「快快打死瘋狗」一稿，關於瘋狗咬傷如何治法，照治法一段排錯了。茲補正如下：人被瘋狗咬傷後，即得一種狂犬病，在現代醫學水平上，根本無良藥可治。唯一急救辦法是，立刻用口吸出傷處的毒素，或立刻用小刀子將傷處挖掉，也許有救治的希望。因此，發現瘋狗的地方，應該把瘋狗快快打死。

乘勝擴張戰果 豫北我軍殲蔣偽千餘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十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一部於收復浚縣後，乘勝擴張戰果，殲蔣偽第四縱隊侯全蔭部千餘人。該部爲十一年之慣匪，久住浚縣火車站以西小屯、關莊等地，自當漢奸，無惡不作。人民解放軍應人民之請，於四月五日勝利出擊，殲偽敵三百餘人，俘縱隊副營長以下八百餘人，繳獲迫擊砲三門、輕重機槍四十挺、步馬槍五百多支、兵工廠全部、糧食八千多石、子彈三萬多發、騾馬六十八匹。

（新華社晉察冀十一日電）兩旬來，平津保三角地區游擊隊民兵於涿縣、定興、固安及容城之間的地區，與出犯之蔣軍五千餘名作戰四十次，殲敵營長以下一百八十餘名。上月津武（新渡縣）安次兩地游擊隊，曾一度挺進至天津以西三十餘里之狗尾村，津西蔣偽恐慌萬狀。侵略未補游擊，已陷入廣大羣衆游擊戰爭的火海。

柳南大捷詳細戰果 殲敵八千繳砲一三四門

（新華社東北十日電）遼東民主聯軍司令部頃公佈三月柳南大捷詳細戰果如下：此次我軍在柳河南之紅石礦子及油家街，於十小時之內以一比八十之傷亡對比，殲蔣新系十三軍八十九師及五十四師一六二團全部，計斃傷敵團長以下三百餘，俘八十九師副師長張俊崇（前誤爲張學棠）及該師政治部主任孫世等以下七千六百四十四名，繳獲山砲二十門、戰防砲十八門、六零砲、火箭砲三十三門、迫擊砲十三門、六零砲五十門、重機槍三十八挺、輕機槍二百一十挺、衝鋒槍五百二十八挺、步槍二千三百八十支、短槍五十四支、汽車二十三輛、騾馬三四、馬六百三十四、電台十部、電話機一七二架、總機七台、騾馬六十七萬。

又我軍於安口鎮（柳河南）及謝家營（柳河北）擊潰蔣軍九十三軍暫二十師及六十軍一八四師殘部之役中，計斃傷敵三百六十四名，生俘二百餘，繳獲輕重機槍十四挺、砲三門、衝鋒槍五十二枝。

海泰綫南三百萬軍民 六個月來反「清剿」鬥爭

（新華社蘇中十一日電）蘇中分社記者綜述海（安）泰（州）鎮以南靖江、如皋、泰州、泰興四縣三百萬軍民六個月來反「清剿」鬥爭稱：該地與蔣政府心臟京滬隔江對峙，爲蔣視若眼中釘。從自衛戰爭開始，該地即進入最艱苦的鬥爭中。近六個月來，由於該地軍民英勇鬥爭，已獲一、二期反「清剿」全面勝利，現在展開第三次反「清剿」鬥爭。第一期反「清剿」，於去年九月底展開，蔣軍首先將海（安）泰（州）及南（通）如（皋）兩大幹綫緊緊封鎖，使該地陷於孤立，繼則密築公路據點，以數千人舉行「掃蕩」，特別集結重兵，反覆「掃蕩」如泰地區，但終於該地軍民堅持三月，將蔣軍企圖完全打垮。第二期「清剿」，自一月份開始，蔣軍採取「掃蕩」與屠殺同時並進，僅靖江夾港口一帶，一次即屠殺青年五百餘，但在軍民嚴密團結下，又將其計劃粉碎。至此，蔣軍集結共四師一零二旅全部，四十九師附屬營及蔣記省保安隊約十八個營，還「清鄉團」在內，共兩萬兵力，由偽將李默庵統率，於三月三日開始第三次「血洗清剿」，亦即規模最大最殘酷的一次「清剿」。此次「清剿」，第一個特點是蔣軍公開提出「寧願錯殺一千，不願一個漏網」等口號。蔣軍每次出動，蔣官預先指定殺人數目，如「清剿」如皋獵時，蔣營長命令該營於是日要殺八百人，結果集偽殺了三百六十餘人，連蔣軍士兵亦覺手軟。靖江人民被殺得每莊都有新的棺材，因蔣軍濫施捕捉，隨意亂殺。三月十一日，蔣軍「會剿」城（泰興）黃（橋）路北時，一次即用機槍射死百餘人。蔣軍過處，哭聲遍野，血跡斑斑，被殺無辜人民，總計迄今已達七千餘人，被姦婦女在兩萬以上。第二個特點是蔣軍在軍事上採取「穿鑿戰術」，即一面密築據點，每條公路隔兩里即有一據點，最密的有十里七據點，使大塊地區成無數無容隊之小塊。蔣軍採取拉網合擊，日夜出動，「自衛隊」配合搜索等辦法，尋找地方武裝主力決戰，圖一舉殲滅人民軍隊有生力量。但一個月來的形勢，卻表現爲相反幾個特點：軍事上，人民軍隊雖有若干困難，但卻更便於鑽入敵空虛之區隙，予以嚴重打擊，一個月內，十二個戰捷。三月四日，當敵四路合擊黃橋地區時，預伏地方武裝二十五分鐘內即殲偽徽六十餘名；八日，防守如皋石莊之蔣記省保安隊出動，地方武裝一度擊，即造成奪此五十的光輝戰例。據不完全統計，迄四月五日止，已殲蔣偽軍六百餘，以及步槍百餘枝，機彈、槍彈三萬餘發。在政治上，蔣軍軍民密切團結：蔣軍合擊一地，無論婦孺老幼，萬人全部「跑反」，往往數十里內無人煙，不供敵人來糧柴，沒有一個人受敵人奴役，而人民軍隊深夜至時，則各家做熱飯等候。其它，人民軍隊深入被敵蹂躪地區，成百羣衆迎接，許多老太太哭着撫摸戰士痛哭說：「我的兒，你回來了。」當地方武裝收復如皋周家莊時，周圍幾十個村都燒香祝勝，萬人爭相助戰，連六十歲的陳老太，十二歲的小紅來，都搶了槍，軍民相遇時，互勉說：「百步走了九十九，勝利最後一步就是勝利。」在敵人方面，則恐慌恐懼，蔣軍「三隱剛」中傳遍「三月好過，四月難挨，五月下棺材」這一流言，如我韓勝家莊蔣記「自衛隊」已逃跑一空。四縣三百萬軍民，必能渡過艱苦危難，最後爭得勝利。

×　×　×

美報評中國局勢 獨夫正陷於泥坑 蔣家獨裁政府必須眞正改組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美國新聞處息：美公論報於三月五日評中國局勢稱：「即使蔣介石軍事上行動順利，他也不能解決他的全部問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許多政府必須改組，允許其他黨派代表參加國事。宋子文的引退，並未改變其窘境，准許其他政黨的少數代表參加立法院、監察院和國民參政會，也沒有什麼結果。」婦女領袖、中國青年黨和民社黨參加立法院，仍保持國民黨一六一與其他黨派三三之比，監察院是國民黨五六比少數黨的十六，而在國民參政會三三五席中，少數黨僅三三席，其餘都是國民黨佔的。眞正代表數百萬中國人民說話的政黨代表，並未參加行政院，雖「政府業已改組」，然而中國所謂「政府改組」，卻是從多方面的象徵來實行。蔣介石正陷於泥坑，他仍採用過去許多被迫時期曾經用過的「改組政府」的慣技，除非有一部誠實的努力，使南京政府特別在重要部門中，變爲代表性質的政府，決沒有什麼勝利的前途，能使中國走向重新建設的道路。

滬發生學潮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滬民盟消息：上海最近發生暨南大學、同濟大學學生爲抗議事件，致演成罷課抗議學潮。

×　×　×

中國人民偉大鬥爭的二十年

爲「四一二」慘案二十週年紀念作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今年是二十週年了。這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子蔣介石集團公開反革命的日子，是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爲這個反動集團，從那時起，已經爲害二十年之久，使中國民族受到近百年來空前未有的痛苦。

如果大漢奸曾國藩從來是做反革命，那末袁世凱已經不同，他不能不一度假裝贊成民主共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代表，中國最後的一個大漢奸大封建主蔣介石，則在人格上有曾國藩、袁世凱的卑鄙，他是「要參加革命」的，他要靠「革命」上去，靠「革命」來取得政治資本。否則就爬不上去，就沒有政治地位。他一方面背信棄義，一方面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與諾言，另一方面是毀滅了孫中山先生的所謂「好學生」，這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末代統治者的一切不移的寫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代表們以如此無恥，乃是這個反動階層將要死亡的表現，乃是中國人民覺悟提高與力量壯大的表現。

「四一二」慘案是最無恥的屠殺。沒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沒有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北伐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員與許多國民黨革命份子在軍隊中和各地領導人民起來響應，北伐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八十萬工人的總罷工與起義，歡迎北伐軍，北伐軍進入上海也是不可想像的。在北伐的進程中，蔣介石的一路是毫無戰功的，而且在南昌還打了一個很大的敗仗，一切功勞都是別人的。然而蔣介石要竊得功勞，這是無恥之尤，蔣介石不但要霸佔了功勞，同時要回過頭來，企圖一下子把中華民族的精華掃除乾淨，將蔣介石的獨霸，竟到如此程度！這個對於自己民族的出賣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對於帝國主義又是這樣服從，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軍艦砲轟南京了幾砲，另一方面又給了蔣介石不少的路，蔣介石就服從帝國主義的意志，向人民倒轉槍頭了。

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年前，首先指出蔣介石集團就是反動，就是白色恐怖，就是孫中山的叛徒，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容忍這一反動集團的統治，則中華民族將受到無窮的災難，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與民主解放，決不能在這種反動統治之下實現。同時，又指出這個反動統治是脆弱的，是一定要崩潰的。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年前，已經這樣指出過。

二十年的過程，一步一步證明中國共產黨見解的正確，證明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反動性，又證明其脆弱性。

二十年的過程，一方面是蔣介石集團的極端反動性日益暴露的過程。二十年裏三個時期，一是土地革命時期，二是抗日戰爭時期，三是現在爲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的時期。在土地革命時期中，中國共產黨高舉起土地革命的旗幟，耕者有其田的旗幟，蔣介石反動集團用以不斷的「圍剿」來反對土地革命，並且這些「圍剿」，都是在帝國主義幫助之下進行的，這[illegible]

……。在當前時期中，抗戰勝利之後，全國人民都要求獨立和平民主，中國共產黨堅決爲此奮鬥，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則堅決實行獨裁內戰的政策，不是使民族危機緩和下去，而是使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使蔣佔區人民的生活，苦於日汪統治的時代，經濟崩潰到了接近全國總破產的程度，他的獨裁統治，比日本的異族統治還要野蠻。對外關係，則公然做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庸與傀儡，與汪精衛對日本帝國主義一模一樣。二十年以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赤裸裸的暴露出來，現在已經再沒有人懷疑蔣介石是歷史上最大的漢奸賣國賊，蔣介石反動派二十年的過程，一方面又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脆弱性日益暴露的過程。在土地革命的時期中，人民的力量與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力量，對比是非常懸殊的。但就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中，建立和發展了革命的根據地，在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這些偉大人物的領導之下，中國人民就能以自己的力量，戰勝蔣介石反動集團與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illegible]

[illegible]到了現在，蔣介石反動集團已經走到他們的末路，中國人民的全國的民主運動的高潮是一定要到來了。被蔣介石反動集團所屠殺的人民先烈們，他們的血債將被償還，他們的遺志——一個獨立、和平、民主的中國，是一定要實現了。

過去的二十年，是中國人民偉大鬥爭的二十年，已經快要結束了。鬥爭就是蔣介石要消滅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要消滅蔣介石，蔣介石要滅亡中國人民，因此中國人民必然團結起來滅亡蔣介石！

（新華社社論）

大家批准貸給蘇富元

——記上莊頭羣衆討論放貸會議——

金凱夫

一間小北房被二十多個人塞的滿滿的。

中隊長說明了根據貸款的精神，咱們過上究竟應當貸給誰，叫大家好好討論討論，我補充了：「貸款是從軍隊政府節衣縮食抽出來的點東西，幫助大家翻身，所以應該慎重討論貸給誰，不可平均分散！」壩台上一個人站起來說：「對！好財產不夠三份分。」咱們可不能「點眼藥」，穩不穩，淡不淡。

這時大家三五成羣哈吵嚷，忽然一個人說：「我們思謀了兩天了，這村裏有兩家，一家是蘇富元，年年受，年年沒活做，年年搬家，年年沒處住，年時才算有了個窯。少年冬天，兩口子一條褲，老漢出門老漢穿，婆姨出門婆姨穿，我們主張「扶他」。」他的話剛落音，有害老漢就插了一句：「我五十五歲了，從記的起，他父親手上和他就沒翻過身。」提起窮見的人種窮滋，還有一個叫司有正，也窮，可是他抽大煙，從前也是個好家家，現在比起蘇富元，他們有辦法（這個人和精神（試歡精神）不對像（不對圖）。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說：「合適」，「合適」，這下我們都同意，蘇富元一家沒吃沒做的，兩個女人紡績，懷上山砍木材，男的是好勞動，我們羣衆團一幫，就幫起來啦。

司有正也附和着說：「我怎也比富元強些，何況我還抽大煙，以後慢慢的改，我又不大困難。」羣衆勸勉他說：「今後應改了大煙，還是有辦法。」他慚愧且自信的說了句：「我關係中農仍不發愁。」

蘇富元好像個論題中心，大家從各方面討論着他。

他女人，要說從前：「可是咱是沒法呀！」，不怕富元寄惱，終逸不是爲了生活，挨們「一節儉」，從笑聲中大家都說：「不算」，「不能算二流子」。「人家那媳婦因爲紡花沒紡車，跑上到石家借紡花啊！」從牆角裏補了一句。嘆了口氣，富元說：「命」話說出來了，英打斷他說：「什麼命了？命要革命呀！」「你說沒遇見好事，子窮－受窮！」我是說我一輩子「窮受窮」，富元接着說：「民國十八年咱給兄弟娶了媳婦，一年同跑，老人們留了一個明下，借了三百塊錢，還一下就飛出了，第二年因還債把房地賣了，爲了生活從南溝討，全家搬去水峪，實際作莊稼，一年到沒法活了，第二年到四甜處很甜了，第二年到了地境，實工了，打不下，不能活，又到了石家住下了二年，上年時才到了村裏，買下半個月，莊頭下算有窯了，村莊吃的有立一招地方了，咱恨不得一下就翻了。」

「地我有十七垧，紓亦有三升二升，牛和我小驢子黏嘍一條，湊合一年吧，就是沒糞土」。「地算有幾垧，少糞沒土」，大家接了他的尾音。「你看你要幾多少？計劃計劃！」衆人督促着他。

沉靜了一會，「二百斤」，富元提出。「還是叫你翻身啊，自己想好了，咱們政府緊衣縮食是爲了叫大咱們翻身，你先翻了，大家提着都要翻呢。」富元表現的十分有信心，堅決地說：「咱一定要好好闡過。」「一百年也窮不了，要不是八路軍來了，那有這好世事。」蘇富元！好好翻身吧。

四七、三、二四　於上莊頭

敵後護糧戰

——記綏南騎兵游擊隊

海雲

三月二十一日黎明，活躍在綏南偉進濟邊的我游兵游擊隊，正吃早飯時，突然得來情報偵察和當地頑固任七所組織的反動「民團」，在六離木大叫搶糧的消息。每個游擊隊員都跳起來，他們高喊：「消滅頑固偽敵人，保衛麥收和秋糧！」號召，有的就把麥路的夜關猴口袋裏，有的乾糧不吃也不報。當隊長許振濟同志的追擊命令一下，騎兵健兒便飛上馬背，一個跟着一個，在初曉的陽光下，像旋風似地猛撲到敵頑所住的五號底等三村。

任七帶着十二個「民團」匪丁，企圖固守房頂頑抗，但一見我騎兵的戰刀，嚇得發抖。跟隨任來的一個團丁，忘想奪門逃生，被我一個戰士命中倒地，其餘十一人皆被生擒。

六號底的一股頑匪，在我騎兵追擊，步兵設伏的夾攻下，更加狼狽，三個偽頑軍剛越過新堂軍十里的大橋，即鑽到我騎兵隊的開擊，三個偽頑軍死在我騎兵的戰刀下，作了無謂的犧牲。來涌據大橋的頑偽班長鄭三等八名，都叫我設伏步兵活捉了。這時，五個二撥隊的頑軍，便遠遠向我們步兵招手：「我們繳槍呀！你們不要打啦！」

隱藏在頭號地村的五個頑軍，這時也被我游擊隊在草堆裏發現了，他們面色蒼白，急得說：「我！我們都是新抓來的，」繳槍繳，便嚇得縮進草堆裏。」他們把寄放在老鄉家裏的槍拿出來給了游擊隊。

這一戰，前後僅四小時，三倍於我的敵人就被擊潰了，羣衆未受一點損失。我們的戰果是：擊斃敵軍十餘名，活捉十六名，繳步槍五枝，戰馬二匹，我無一傷亡。

解答了我內心的三個疑問

認清了蔣閻的賣國本質

前二戰區孝義「奮鬥團」少校觀察員　王中一

編者按：本文作者王中一，前在閻錫山的孝義「奮鬥團」任少校觀察員，上次我軍解放孝義城時被解放過來。現在在民主建國軍軍官團學習，政治上有了相當覺悟，特地給報社寄來這篇文章。

一、八路軍真正優待俘虜

在一天嚴寒的大雪夜裏，白的雪花紛紛落在古老的孝義城上，激烈的砲聲震破了深夜的沈寂，當天快要明時，八路軍就攻進來了。這時我們一堡就解放了，失掉了自己的能力，以爲生命就完結了。此後，大約經過十分鐘，就來了一位八路軍某旅政治部的一位幹事，他親切安慰我們，很誠懇的給我們解釋了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當時我稍爲安心了，但仍懷恐懼。

從孝義出發向解放區後方轉移，在路上不由我就反覆的思索：大半八路軍是殺我們的吧了？怎麼能不殺呢？你想我們今天拿着武器打人家，終有打到人家，反叫人家俘擄了，不殺而優待什麼，那裏會有這事呢？一切雜亂的思想，都湧現在我的腦海裏了。我們到了一個村莊，就按十個人一班，由老鄉給我們做飯，負責的同志們仍心向大家解釋，態度是那樣和藹誠懇，對我們的生活，很是關心。我靜默想着：不是二戰區閻錫山經常講說八路軍殘殺俘虜嗎？怎麼我所遇的恰相反呢？現在我在民主建國軍官團學習了一個時期，更認清了八路軍是真的實行寬大政策，不但不殺俘擄，而且學好了很分配工作做。於是我的恐懼的心裏，一掃而光。解答了我心裏的第一個疑問，認識了閻錫山自己是受了閻錫山的欺騙麻醉，原來「八路軍殺俘擄」，原來是閻錫山怕他的部隊投奔八路軍和擁護他進行反動戰爭而欺騙撒謊。

二、人民誠心擁護八路軍

過了數天，我們由白家莊出發，看見了許多老百姓組成的參戰隊，來來往往，都是數天來地，興高彩烈的，在路上又說又笑的走着，沒有隊伍押送，很負責很認真的給軍隊做事。解放區人民對軍隊很好，使我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老百姓爲什麼給八路軍做事這樣積極了？於是我就在頭宿莊去訪問了老鄉，當時天已經不早了，正值老鄉們吃下午飯，當一見到我們來，很客氣的讓我吃飯，很熱情的像一家人，吃飯，把我弄的不好意思。談話後，又扯來了。當天我們住在這村，後來我下定決心非問不可，天到了黃昏，我又去訪問一家老鄉，閑說門話就讓我坐，略問了幾句家常話，我問他起八路軍和老百姓的關係來，他說：「過去我們住的地方，在閻錫山統治着的時候，全家人養的沒有吃，假吃是糠菜和野菜，唉！真是無法生活下去。現在八路軍來了，不只不要，又給我們棉花和小米，照顧我們的生活，和閻錫山比較，真有天大的不同。」我又問他：「你家有幾口人？」他說：「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又問：「那一個大兒子呢？」他說：「大兒自動參軍了。」我很贊許的說：「你的兒子爲甚自動去，不是叫抓的嗎？」他立刻答道：「不是，不是，八路軍待老百姓特別好，從不強迫，我們是爲了保衛自己的好光景！才自動去參戰，打垮閻錫山的進攻，因閻錫山不允許老百姓過好光景的，只要閻錫山在的地方，都是用兵聯合一把人抓走，把糧搶光，！！」聽這位老鄉的話，每字每句都打動我的心，無怪乎八路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實在他是人民的軍隊，有廣大羣衆誠心的擁護他。八路不像閻錫山經常宣傳的八路軍殺老百姓，把男女老幼抑御前線當炮灰。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第二個疑問也解消了。

三、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在學習中我認識了蔣介石在未開偽「國大」以前，是一方面假談判、一方面發動內戰，「收復」被共產黨解放了的所有城市，說明閻錫山蔣介石要內戰，獨裁，要維持他皇帝的專制統治，除此別無目的。

但是美國爲什麼一方面來調停，一方面供給軍火、金錢，叫蔣軍進攻解放區呢？這一問題仍是一個不清楚的疑問。後來看完才恍然大悟，原來美國和日本一樣，想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於是把汪精衛一樣，當作它滅亡中國的忠實走狗，把蔣介石培植成主要的代理人，來做這件事情，用調停作幌子，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因爲美帝國主義很了解，有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及解放軍，美國想奴化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蔣介石想要賣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讓他。所以美蔣就聯合進攻解放區。蔣介石是執行美帝命令的走狗，同時他本人也是老賣國賊，所以他不到被人民軍隊打垮時，必然要反動到死的。最近蔣介石逼迫共產黨在京、滬、渝的代表和聯絡人員撤退，更說明了蔣介石是決心內戰到底的。不打垮蔣介石的獨裁，就不會有中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這又解答了我內心的第三個疑問。

作於民主建國軍軍官團。

記護士肖生同志二三事

張遠方

一

王鏡國同志動了手術。護士肖生對人說：「王同志是個農民出身的好幹部，來到醫院，平常不愛說話，今晚雖然開了刀，他也不願吵喚人，我今晚值班，要多看他幾次。」

下半夜的院裏，冷清清地沒一點聲息，肖生同志正坐在桌前寫筆記，突然他走出值夜室間：「誰叫我呢？」沒有回音，他又跑回去寫他的筆記。

二

休養員滕士珍同志對我說過肖生的作風，他說：「肖生可真細心，她好像知道我小便的時間似地；每當我想小便時，她就推開門提着小瓷壺來了，真奇怪！」

三

解放戰士買銀池，新參加醫院工作，肖生熱情地幫助他訂本本，做鞋子，勸他好好學習，像個小弟弟，又像個小先生。買同志高興的很，工作學習都起勁。

兩好合一好

軍民之間

「寨窩鎮一休養排住到河曲鳳頭村，和村政權搞得很好。休養排負責同志參加了村指揮部的工作，村裏大人小孩一有病就找休養排治療。老鄉王根裕的老婆難產，小孩橫在肚裏下不來，眼看很危險，休養排衛生張隊長和王司藥去接生，就順利的生下來了。感動的王根裕說：「不是咱八路軍的醫生，我婆姨這個命也要了！」

他們因爲休養排愛老鄉，老鄉們也處處愛護他們。三十六個婦女，一個月給傷病員洗了棉衣血衣四十八套，小學校的學生自動給傷病員買菜，送蔴鞋鷄蛋。村裏兩個木匠，也自願給傷病員做拐棍、護板，大便用的小橙等。休養排護士少，民兵和少先隊就自動白天黑夜去喂水餵飯，倒屎倒尿。十五歲的劉吉山更積極，每天天一明就要給傷員擔地打飯，到晚上傷員睡了覺才回家。（白如玉、鄧懷德）